



大会

Distr.: General  
25 Octo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44

塞浦路斯问题

##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21 年 10 月 21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穆罕默德·达纳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费里敦·瑟纳尔勒奥卢(签名)



##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以此信回应 2021 年 9 月 30 日希腊代表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在大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第三委员会)上的发言，这些发言再次公然歪曲与塞浦路斯有关的事实。希族塞人方面和希腊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土族塞人方面在国际平台上的缺席来误导国际社会，并转移人们对希腊和希族塞人方面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产生和延续负全部责任这一事实的关注。因此，我不得不进行书面答复，以澄清事实。

长期以来，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一直向国际社会提供错误信息，将塞浦路斯问题描述为“占领”问题。事实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决议都没有将土耳其在该岛的合法和正当存在描述为“占领”，因为这一存在符合 1960 年《塞浦路斯国际条约》。我们不要忘记，保证国土耳其之所以不得不进行干预，是因为此前土族塞人在希族塞人手中经历了长达 11 年的煎熬，最终雅典军政府及其希族塞人同伙组织了未遂政变，妄图将整个岛屿并入希腊(希塞统一)并彻底消灭土族塞人。应当强调的是，塞浦路斯问题始于 1963 年而不是 1974 年，希族塞人方面于 1963 年强行篡夺了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伙伴关系的名称，并将土族塞人伙伴驱逐出了所有国家机关。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随心所欲地选择忽略 1963 年到 1974 年这段时期，其间希族塞人在希腊的帮助和鼓励下参加了针对土族塞人的种族清洗运动，即所谓的《阿克里塔斯计划》，最终目的是实现希塞统一。这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和随之而来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迫使安全理事会于 1964 年向该岛部署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以制止针对土族塞人的流血和暴行。鉴于大量联合国文件都证实了这些危害人类罪，上述代表的发言没有一次提及这一点，证明发言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众所周知的希族塞人宣传机器的又一次老调重弹。

同样，与指控的情况相反，“流离失所”者问题可追溯到 1963 年，当时全岛的土族塞人面对希族塞人长达 11 年的袭击，因担心生命安全而被迫逃离家园。尽管 1974 年希腊人/希族塞人政变及其后果导致许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流离失所，但流离失所者问题通过双方 1975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达成的自愿交换人口协定而得到解决。该协定是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监督下执行的，联合国有关文件(1975 年 8 月 5 日 [S/11789](#) 和 1975 年 9 月 10 日 [S/11789/Add.1](#))妥善记录了该协定及其执行情况。

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试图将自己描述成个人和集体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捍卫者，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忽略了岛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即在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授意下以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方式对土族塞人进行孤立。这种全方位的孤立包括剥夺土族塞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权，包括在文化、学术和体育活动中的代表权；阻止和限制土族塞人出国旅行和对外交流；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我谨借此机会强调，对土族塞人实施的不公正孤立是毒害双方及其人民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破坏了通过谈判解决塞岛问题的前景。

关于土耳其改变塞岛“人口特征”和“人口组成”的指控也毫无根据，是希族塞人方面正在进行的造谣和诽谤运动的又一产物。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获得公民身份的程序符合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标准。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已根据其国内立法允许数千名非希族塞人在南塞浦路斯定居，其中包括来自希腊的移民。还应强调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因 2013 年实施的“投资者公民身份计划”而受到欧洲联盟的严格审查。根据该计划，最低投资 200 万欧元(合 220 万美元)就可以购买一本护照，在欧洲联盟各地免签证旅行。此项发放“黄金护照”的计划被不当利用，成为了一种通过离岸公司洗钱的方式，并为欧洲联盟内的逃犯提供一个安全港。事实上，据一家备受尊敬的媒体机构披露，希族塞人著名政客也通过上述计划参与协助和唆使被定罪的罪犯获得欧洲联盟护照，这些政客后来不得不辞职。因此，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发表声明称，欧盟委员会“……难以置信地看到高级官员如何用欧洲公民身份换取经济利益。[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主席明确表示，欧洲价值观是非卖品。鉴于可能提出侵权诉讼，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塞浦路斯计划是否符合欧盟法律。”

关于就财产问题发表的评论，应当指出，希族塞人方面没有为土族塞人在南塞浦路斯的财产提供有效的补救机制；与希族塞人方面不同，土族塞人方面承认并尊重财产权，包括在北塞浦路斯留有财产的希族塞人的财产权。因此，土族塞人方面建立了有效的国内补救机制，即获得欧洲人权法院承认的不动产委员会，负责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解决希族塞人的索赔问题。截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共有 6 935 份申请提交到该委员会，其中 1 227 份已通过友好解决审结，34 份已通过正式听证审结。另一方面，不得不放弃南塞浦路斯财产的土族塞人仍然无法要求任何形式的补救，包括赔偿。希族塞人行政当局通过在南塞浦路斯援用“托管法”，有效阻止了归还、交换或赔偿等对土族塞人财产权的补救办法。

不幸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企图利用居住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来达成其政治宣传目的，称他们是“被困在飞地”的人。居住在我国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自己否认他们“被困在飞地”的说法，对卡尔帕斯的希族塞人居民进行的访谈就反映了这一点。当一名记者提到他此行的目的是要看看该地区“被困在飞地的民众”时，采访对象回答说：“被困在飞地？我们没有被困在飞地！”（《Politis》报，2017 年 10 月 10 日）。此外，根据 1975 年自愿交换人口协定，选择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享有给予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包括行动、宗教、言论和受教育自由。我还要着重指出，“被困在飞地”这种表述最初是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创造的，用来描述 1963 至 1974 年间土族塞人的困境——他们被希族塞人强迫生活在岛上零星散布的小块区域内，这些区域面积只占塞浦路斯领土面积的 3%。

关于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就马拉什(瓦罗沙)封闭区问题发表的评论，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来，马拉什已成为塞浦路斯现状的一个重要象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让马拉什保持目前的封闭状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在这方面应当指出，马拉什封闭区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我国政府在那里拥有唯一管辖权和权力。当前在该地区开展的工作以及未来计划采取的步骤都符合国际法，不损害私有财产权。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将给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带来经济利益，并打造一个独特的地区，让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以及其

他外国国民可以一起工作，互惠互利。树立这样一个合作关系的范例，也将有助于通过自由谈判达成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塞岛问题协议的努力。

关于就失踪人员问题所作的发言，我想重申，土族塞人方面正在就这一影响到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人道主义问题尽最大努力，协助和促进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工作，以期委员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尽管土族塞人方面持有人道主义立场，但不幸的是，希族塞人方面的唯一目的是将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以便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平台上进行政治宣传，而不是积极参与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工作。

为支持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工作，土族塞人方面于 2016 年成立档案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军事当局、警察当局、卫生部和国家档案馆的专家以及政府其他有关单位，目的是审查有关档案，获取失踪人员委员会要求的有关失踪人员下落的信息。在这方面，土族塞人成员办公室获准查阅 1974 年以来的航空照片。土族塞人方面还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府下设立了一个调查单位，以审查所有相关档案，收集失踪人员委员会要求的关于失踪人员可能下落的信息。此外还设立了失踪人口调查股，该股在宪法上独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下，对确定的希族塞人失踪人员案件进行刑事调查。此外，一旦发现关于潜在埋葬地点的证据，土族塞人方面即为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全境内的任何地区提供便利，包括为此中断主要道路施工，以及准许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根据其工作计划要求进入的军事区域。在这方面，2021 年 4 月期间准许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北塞浦路斯军事区内的另外 5 个疑似埋葬地点，并按照失踪人员委员会的挖掘计划在这些地点进行了挖掘。还应指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耳其都继续为失踪人员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

希族塞人方面忙于散布关于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的错误信息，并未响应失踪人员委员会对其发出的检索军事或警察报告、航海日志、医疗报告或任何其他可能包含潜在埋葬地点或失踪人员遗骸信息的文件的呼吁。对土族塞人失踪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的刑事调查均未查明肇事者或促成对已查明人员的起诉。此外，时至今日，希族塞人方面仍未能够在进入所有军事区和查阅希族塞人警察档案方面提供对等便利，希族塞人警察直接参与了针对土族塞人的大规模暴行，特别是在 1963 至 1964 年期间。

针对有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指控，我谨强调，土族塞人方面尽管资源匮乏，但仍保护和保存塞浦路斯的文化和宗教遗产，这些遗产源于历史上在岛上存在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文明。土族塞人方面除了自身努力保护和保存境内的文化遗产(无论其来源如何)之外，还一直积极参与和促进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是双方通过合作为两国人民造福的杰出范例。

另一方面，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随心所欲地对位于南塞浦路斯的土族伊斯兰文化遗产的恶劣状况视而不见。自 1963 年以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一直奉行清除塞浦路斯土族伊斯兰传统的一切痕迹的政策。1963 至 1974 年间，全岛各地土族村庄的清真寺、神殿和其他圣地被希族塞人摧毁。我方专家进行的实地研究和从访问南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那里收集的信息表明，在南塞浦路斯的 130 多座清

真寺中，有相当数量的清真寺的破损状况极其严重。此外，这些古迹中的所有可移动文物，即数百份《古兰经》手稿、祈祷毯、古兰经诵读台和伊斯兰图像，都被摧毁或洗劫一空。

在此背景下，希腊和希族塞人代表的误导性言论显然得不到有关该岛的法律和历史事实的证实。因此，希族塞人方面不应进行无端指责，这只会使岛上两族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敌对环境，而是应该更努力地创造有利于塞浦路斯双方之间合作的氛围，这也是你在安全理事会第 [2587\(2021\)](#) 号决议核准的 2021 年 7 月 9 日报告([S/2021/635](#))中所呼吁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提醒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该当局的对应方现在是而且一直是土族塞人方面，而不是土耳其。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穆罕默德·达纳(签名)